叶挺被俘囚桂林 李济深以友相待

李济深和叶挺渊源颇深,两人曾是保定军校同学;1921年,两人追随孙中山先生,在粤军第一师任职。国民革命军改组后,李济深出任第四军军长,支持叶挺组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并且在北伐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

叶挺

李济深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李济深第二天在桂林得到消息,大为愤慨。他当即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报,要求妥善安排好叶挺生活,又联络各界,共同呼吁尽早恢复其自由。李济深还派叶挺的副官梅文鼎等人到上饶看望叶挺,并转告叶挺好好养伤,自己和社会各方正努力争取他早日释放,并和在澳门的叶挺夫人李秀文取得联系,向她及时说明情况。

1941年7月,叶挺被国民党当局从江西上饶转押到重庆,途经桂林。李济深当即动身到叶挺囚所探望。不久,蒋介石命令将叶押往重庆。李济深得知此事后,考虑到特务可能在途中加害叶挺,于是密令办公厅二处处长舒宗鎏以"为了防止途中逃跑"为由,改用民航飞机,护送叶挺安全到达重庆,并给何应钦写信,请他设法保护叶挺安全。在李济深等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同意李秀文探监。

1942年年底,蒋介石又把叶挺押解到湖北恩施,交给陈诚看管。李济深联系陈诚,让他设法保证叶挺安全。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问叶挺有何打算。叶说:"我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逃跑,第二是自杀,第三是到桂林和任公(李济深)一起住。"经蒋介石批准,同意他去桂林。

李济深得知叶挺要来桂林的消息,立即请梅文鼎来桂林,给他一笔钱,让他在建干路买了一栋两层小楼,供叶挺居住,还为叶挺争取了一份"第四战区高参"的待遇,月薪3000元法币和两石米。但由于战时物价飞涨,叶挺一家人经济上仍然十分困苦,为了帮助叶挺,李济深又让他全家搬到桂林远郊的观音山下。这里前有草地、后有荒山,可以种植农作物和放养家畜,贴补家用。

叶挺在桂林期间,虽然可以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但周围总有特务监视。由于李济深是桂林最高长官,所以尽管受到监视,叶挺仍可自由进出李济深的办公室。

李济深在桂林的民主抗日活动,令蒋介石感到不安,遂在1943年11月撤销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一个月后改派李济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蒋介石害怕叶挺逃脱,命令将叶挺押至湖北恩施囚禁。在李济深的默许下,时任李济深的高级参谋、共产党员的胡希明在李济深办公室向叶挺转达了周恩来对叶挺的问候和指示。

叶挺走后,李济深继续照顾留在桂林的李秀文及其家人。日军进攻桂林前夕,李济深曾安排一条船送他们离开桂林,因船被特务扣留,李秀文带着全家流亡到罗定,住在友人谭冬菁家中。后来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全家搬到了广州。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3月4日,叶挺获释,李济深当时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两人终于再次见面。**(据《人民政协报》)**

江南壶怪赠名壶 巴金因壶思老舍

1991年初春,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几位文友应被茶艺界称作"江南壶怪"的国家级海派紫砂传人许四海之邀前来欣赏藏品并品茗聊天。那天,大家一边喝着许四海新沏的"冻顶乌龙",一边听他谈壶论茶。谈兴正浓时,许四海突然对李小林说:"巴老喝茶用不用紫砂壶?用紫砂壶才喝得出茶的真味来。"小林听后说道:"爸爸生活上从不讲究,有什么就用什么,现在用的是个普通的陶瓷杯。""什么时候我专门为老人家做把壶。"许四海说。

同年6月,许四海带着全套工夫茶茶具来到巴老寓所,在客厅里的红木茶几上摆起了"龙门阵",前来助兴的李子云、萧关鸿和记者陆谷苇等坐在茶几周围,巴老仍坐在那把高靠背椅子上,面朝茶几静静地看着许四海进行洗杯、滤茶等一道道繁复的茶艺程序。许四海边做边介绍如何用水,还谈了如何泡好茶,怎样品茗的经验,讲得很详细。当茶泡好后,茶几上摆放着一杯杯密绿带金黄的工夫茶,清新怡人的茶香味在客厅里弥漫开来。巴老接过许四海端过来的紫砂茶盅慢慢地啜饮着,连声说:"好!好!"

巴老爱喝茶,但很随意,有什么茶喝什么茶。进入晚年,爱喝酽点的茶,如云南的沱茶和祁门红茶之类。用黑茶压制成圆锥窝头状的沱茶是平时常喝的,无论在家里还是住在华东医院,护理员每天早上都会把沱茶掰碎后浸泡在巴老的陶瓷盖杯里,想喝时开水一冲即可饮用了。

茶艺"表演"过后,许四海小心翼翼地从手提包里取出两把紫砂毛坯壶摆放到巴老身旁的小桌上,这两把同一款式的壶是仿制壶大家程寿珍在1925年美国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金奖的"掇球壶"而成的。许四海在拉坯时特意缩小比例,一来与喝工夫茶的茶壶大小相近,二来使巴老用起来轻巧些、方便些。壶的一面是许四海画的"佛手",寥寥数笔的写意花卉图;另一面他特意留着请巴老题字,巴老拿起粗笔在两把壶上都签了名。

巴老在壶上签名的那一刻,我站在边上心想,此时的巴老面对小壶会不会触景生情,勾起他对老舍先生的怀念呢?果不出我所料,事后巴老与友人闲聊时,多次提及有关壶的故事,还回忆起许多逝去的朋友,其中就有老舍、井上靖和林憾庐等。

1979年底,巴老怀着悲痛之情写出了《随想录》中的第三十四篇《怀念老舍同志》。他在文中写道:"别人对我讲'壶'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壶。乞丐并没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占有这只壶,每天一起用它沏茶,一直到死。我说老舍富于幽默感,所以他讲了另外一种结局。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样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抱着壶跳楼。他也不会把壶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

在《怀念老舍同志》的整篇文章中,我注意到巴老始终把老舍的"壶"贯穿全文,提到"壶"的文字不下五六处,用"壶"论理,以"壶"叙情。最后,巴老的结论是:人亡壶全,老舍把人间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

事隔20载的1999年1月29日,巴老为老舍百年北京国际研讨会题词:"老舍先生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活在他的作品中,活在一代代读者心中。"这可能是巴老选择老舍之"壶"不碎的真正缘由吧。

巴老拿到许四海烧制好的两把成壶后,一把留用,另一把委托小林、祝鸿生带到北京赠送给了冰心大姐,让她一起分享这份乐趣。冰心大姐也很喜欢,还专门请人拍了张手捧茶壶的照片寄给巴老。友人听闻此事后告诉巴老,"四海壶"在台湾人眼中很吃香,已到了一壶难求的行情。巴老听了,一笑而过。

我知道,在巴老眼里再贵重的紫砂壶也只是一件实用的茶具,同时还是一种可以寄托情怀的友情之壶。

(编者注:本文作者陆正伟著有《世纪巴金》《晚年巴金》等) **(据《文汇报》)**

白居易或许误导《全唐诗》编纂

王维的五律《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中唐选本《极玄集》原样照收,晚唐的《又玄集》再次原样收录,宋蜀刻本《宋本王摩诘文集》亦与二唐选本同。

然而,非常滑稽的是,在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里,《观猎》改为《戎浑》,且仅取前四句,五律成了五绝。也许,宋人不能接受王维的这种写法,认为前四句"观猎",后四句则非"观猎"。

最不可思议的是,清人彭定求《全唐诗》里,不仅只取前四句,而且连作者都换成了张祜。这样的"狸猫换太子",就很不好解释了。细细想来,说不定是白居易惹的事。

《观猎》入选的《极玄集》由姚合编纂,成于开成元年至开成三年间。该选本在当时饱受赞誉,被誉为"至鉴如日月";后来,元人蒋易也说此选本"识鉴精矣"。奇怪的是,中唐选本《极玄集》,竟选入盛唐的王维,且将《观猎》列于卷首。

姚合《自序》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凡二十一人,共百首。"此序极其简洁,也很有意味:

其一,强调被选入者为诗坛一流乃至超一流高手,并以"射雕手"和"极玄者"誉之;

其二,选者明言,入选者自唐诸选本中选出;

其三,"庶免"句,似有立此存照的意味,又似有一种裁决的意思。那么,姚合的"话中有话",究竟是想说给谁听的?

史料记载,姚合比白居易小七八岁,出道也晚。白居易淡出长安后,姚合继而成为文坛一时雅主。长庆五年,张祜去杭州拜谒白居易,其猎诗深为白居易欣赏,获赞可与王维《观猎》一比。张祜猎诗的原题是《观魏博何相公猎》,或为《观徐州李司空猎》。全诗云:"晓出禁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

平心而论,张祜的诗不错,然格调不高,多身世不遇之怨,是"一声何满子"的悲怨,而非以壮迈取胜。虽也气概壮激,有现场感,但工笔细刻,率直浅露。可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白居易过誉张祜的猎诗。姚合得闻白居易之评,恐怕是有所不满的。这是不是他在《极玄集》中收录王维《观猎》的一个考量因素呢?

其实,李白也有猎诗:"太守耀清威,乘闲弄晚晖。江沙横猎骑,山火绕行围。箭逐云鸿落,鹰随月兔飞。不知白日暮,欢赏夜方归。"诗中写了一个太守夜猎的过程,顶多称得上"写兴逼真"。张祜与李白的猎诗,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流于质直而辞意俱尽。

而王维的《观猎》,半写猎时,半写猎归,起得突兀而先声夺人,收得意远而完美关合,中两联一气流走、承转自如,有格律束缚不住的气势、尺幅千里之境界。它揭示了意境创设的奥秘,移远以近、变虚为实,即实即虚、超入玄境,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故而,清代著名诗人、诗歌批评家沈德潜评价此诗:"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

那么,为什么清人会有"张冠李戴"的失误呢?《全唐诗》成书匆促,而白论影响甚广,难免造成后人辨识上的混乱。特别是,白居易推崇张祜的五绝,而宋人又对《观猎》有过"截"绝,清人直接冠名张祜,自以为是在情理之中的吧。 **(据《解放日报》)**